

中國舉國抗疫的儒家倫理反思
——嘗試回應薩斯教授文章
Confucian Et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s Fight against
COVID-19 in Mainland China:
A Tentative Response to Prof.
Hans-Martin Sass's Article

吳靜嫻

Wu Jingxian

吳靜嫻，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助理教授，中國西安，郵編：710061。
Wu Jingxian,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China, 710061.

《中外醫學哲學》XVIII:2 (2020年)：頁75-8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2
(2020), pp. 75-80.

© Copyright 2020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Abstract

As a tentative reply to Prof. Hans-Martin Sass's article entitled "The Coronavirus also Attacks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Bodie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mainland China's national collective fight against COVID-19 with respect to Confucian familism. I apply the ethical principles of Confucian familism at the family, country,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to morally evaluate the whole nation's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My discussion supports Prof. Sass's arguments that "life is interconnected" and that "modern societies are symbiotic, complex, and adoptable living beings of natural persons."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自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武漢爆發以來，已蔓延至全球範圍，嚴重影響了世界各國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鑒於疫病傳播的快速性、致死性，為了盡快阻斷傳染源，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非常規措施，比如“封城”、“封國”，對個人的生活、工作等方面進行強制管制，以切斷病毒傳染鏈條。廣大國民積極回應政府號召，自覺居家隔離，加強個人防護。從局部隔離到全民宅家、守護家國，中國舉國抗疫防疫取得了階段性勝利。本文擬基於儒家家庭主義，就中國舉國抗疫相關問題略作評述，以嘗試對漢斯-馬丁·薩斯（Hans-Martin Sass）教授所撰“The Corona Virus also Attacks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Bodies”一文中的主要觀點進行簡單回應。

與現代西方自由主義不同，儒家推崇“天人合一”，認為“人的正當社會結構與深層的宇宙構造是相通的”（范瑞平 2011，16）。正如薩斯教授在其文中所寫，“生命是相互聯繫的”，“現代社會是自然人、自然社區（如家庭、氏族和村莊或鄰裡）的共生的複雜的可採用的生物體”（Sass 2020）。任何個體都不可能獨立於其所處的自然與社會環境。“西方認為個人與社會為兩對立之本體，而在中國則以家族為社會生活的中心，消納了這兩方

面對立的形勢”（梁漱溟 2003，21）。從本質上講，自由主義是倫理上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強調個人的自由選擇，主張只有個人才有最終價值，並認為個人和與其所在共同體是相互對立的。相反地，儒家則是倫理上的家庭主義（familism），主張個人與家庭都具有最終價值，認為個人價值與家庭價值是和諧統一、共生共存的（范瑞平 2011，102）。

儒家家庭主義之修身齊家

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有注重家庭的傳統。《禮記·大學》有云：“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後家齊，……”。儒家認為家庭是構成社會的最小和最基本的共同體，個人的本質紮根於家庭成員間的相互依存（范瑞平 2011，102）。儒家家庭主義追求一種理想狀態——既能滿足個人利益又能維護家庭利益（范瑞平 2011，91-92），這就要在個人利益和家庭利益之間尋求一種和諧的平衡。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期間，每個家庭成員對自身健康負責、自覺居家隔離、勤洗手勤消毒、做好個人防護；在抗疫初期防疫物資（如口罩）緊缺之時，基於家庭整體利益通盤考慮所有家庭成員的防護需求，合理規劃利用防疫物資，減少個人非必要外出；關注家庭成員的健康問題，家庭成員相互提醒佩戴口罩、洗手消毒，若有家庭成員出現發熱、呼吸道感染等症狀，其他家庭成員及時督促或陪護其盡快就醫診治。以上種種，既能從根本上減少病毒傳播途徑，又有利於維護個人及家庭成員之間的生命安全，實現個人利益與家庭利益的和諧統一，正是儒家“修身齊家”思想在此次中國全民抗疫中的具體體現。

將儒家家庭主義推演到國家層面——治國

從微觀的個人—家庭利益觀延伸到宏觀的家庭—國家利益觀，儒家主張家就是國、國就是家，家放大就是國、國縮小就是

家。“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禮記·大學》），家的興衰就是國的成敗，家庭和諧國家才得以興盛，國家繁榮家庭才得以安康，儒家“家國一體”的倫理觀念深植於每一個中國人血脈當中。2020年春，中國武漢疫情危機、湖北危機，全體國民面臨死神威脅。中國政府有力擔當、重拳出擊，中央政府直接領導舉國抗疫，調動全國人力、財力、物力支援武漢戰疫，對新冠患者“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制定落實醫保新政，以“確保患者不因費用問題影響就醫，確保收治醫院不因支付政策影響救治”。此舉成效明顯，振奮民心，激發了廣大國民強烈的愛國主義意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愛我、我愛國家，為國分憂、為國分難，管好自己及家人不給國家添亂成為千家萬戶的自覺。我們看到，在非疫區，多數民眾能夠聽從政府指揮，安心居家隔離，自覺犧牲走親訪友的自由及聚會、旅遊觀光的權利。還有人盡己所能地捐錢捐物，有條件的甚至奔赴疫區做志願者。守好“小家”保護“大家”這一系列行為的背後，是對“家國一體”倫理有意識的主動認同與自覺的道德選擇（趙平 2020，5-12），支撐著十四億百姓安心宅家、守護家國、凝聚力量、抗擊災難，共同維護個人利益與集體（社會與國家）利益的和諧統一。

不得不提的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過程中，國家出於對全體國民的生命安全考慮，對個人的生活、工作等方面進行了有限限制。這些限制措施不能被認為是對個人利益的侵犯甚至剝奪，相反，是對全體國民生命安全的保護（李麗麗 2020，166-172）。新冠肺炎疫病傳播的快速性和致死性前所未有、不可估量。在這一特殊時期，如果任由病毒肆虐傳播、不顧集體利益、片面追求個人自由權利（如不佩戴口罩），將會危及更多人的生命健康、甚至帶來社會動盪，最終破壞個人利益賴以生存的基礎——集體利益，而使得個人利益無法實現。當一個人的生命權

利都受到威脅、生死命懸一線的時候，遑論其他方面的個人利益能夠得到有效保證。

再將儒家家庭主義推演到國際層面——平天下

從宏觀的家庭—國家利益觀，到更加宏觀的國際利益觀，儒家秉承“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追求友愛善鄰、和睦相處、治國平天下、天下為公的“大同”國際倫理。現如今，交通運輸與電腦互聯網的高速發展拉近了國與國之間的物理距離，使地球真正成為了一個“地球村”。在這個深度發展的時代，各國之間的聯繫前所未有的緊密，必定是福禍相依、患難與共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世界是緊密相連的，人類是命運與共的（李麗麗 2020，166-172）。儒家家國天下的共同體情懷從不主張一國是獨立的存在，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共識。不論是第一時間主動及時向世界通報疫情、介紹防疫經驗，分享病毒、疫苗研究成果，還是盡己所能地為有需要的國家和地區提供支援和援助，無一不體現了滲透進中國人血肉中的道德薰陶。

總體來說，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當下，沒有哪個個人、家庭或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個人與集體共生共存，舉個人之力、家庭之力、國家之力、全球之力抗擊疫情，做負責任的家庭成員——“身修而後家齊”、組建負責任的家庭——“家齊而後國治”、擔當負責任的國際社會公民——“國治而後天下平”，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有未來美麗的世界。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李麗麗：〈重大疫情背景下的個人理性與共同體秩序：溯源與當代迴響〉，《雲南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頁166-172。LI Lili.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Community Order in the Background of Major Epidemics:

-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Response,”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3 (2020), pp. 166-172.
- 范瑞平：《當代儒家生命倫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FAN Ruiping. *Contemporary Confucian Bioeth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LIANG Shuming. *The Subs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漢斯 - 馬丁·薩斯：〈冠狀病毒不但襲擊個體，還襲擊政體與團體〉，《中外醫學哲學》，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頁7-37。Sass, Hans-Martin. “The Coronavirus also Attacks Political and Corporate Bo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7-37.
- 趙平：〈全民抗擊疫情的倫理審思〉，《蘭州學刊》，2020年，第6期，頁5-12。ZHAO Ping. “Et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s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Lan Zhou Xue Kan* 6 (2020), pp. 5-12.